

诗苑

编者按

1月23—25日，市作协组织80多名本土作家开展以“匠心守艺 文脉永续——探寻阳江非遗文化魅力”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观摩记录阳江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创新实践。今日本版刊发两位采风作家的古诗，供大家赏读。

非遗采风三首

□ 叶植众

蚝乡探迹

一水淡成千古流，红林鹭影伴蚝舟。
滩涂立架疑兵阵，柱石排行赛武谋。
壳里凝膏随月涨，刀边透雪锁鲜留。
涛声漫咏蚝乡梦，国誉加身耀九州。

东水古法造纸

鹤凤叠翠孕仙乡，竹影溪声入纸章。
古法千锤凝雅韵，遗风百代续韶光。
庵春慢漉浮黄液，捞晒轻裁出素妆。
一脉匠心诚可贵，时人何故起彷徨？

咏岗美腊鸭

腴滑轻黄玉色凝，冬日腌腊韵初成。
垂糖骨束喻霜魄，透缕金香破冷晴。
肥不腻唇融味蕾，瘦能牵齿齿蒸声。
于今风物言岗美，一箸乡愁醉几程。

阳江非遗诗束

□ 李菊

阳西程村蚝

一域出奇珍，修来白玉身。
嫩鲜尤齿齿，补益最生津。
海韵传新技，蚝香诱远邻。
程村凭此盛，潮起又迎春。

岗美腊鸭

琵琶舒玉骨，切切有回声。
时节凝金色，香气诱客情。
匠心承古艺，非遗起新程。
粤味飘香宇，春州负盛名。

阳西东水古法造纸

鹤凤山麓蕴清华，东水灵生竹韵嘉。
承古浸浆凝玉缕，春丝捞网绽霜纱。
石灰引出池中物，工匠催成纸上花。
非遗如何存盛世，再传薪火接新芽。

村庄鼓手

□ 欧家庆

父亲除了种田
还喜欢敲鼓

过年，村里的舞狮队
在村头榕树下
拉开迎春的序幕
父亲是主鼓手
他躬身，双手紧握槌杆
眼里放光，嘴角微张
时而，暴风骤雨般推向鼓心，咚咚咚
铿锵有力
时而，摇向鼓边
舞狮人踩着鼓点和锣声
旋转，昂首，俯身
村民齐声喊：好—好—
父亲使得得意，望一眼母亲
她低下头，脸蛋像个红透的苹果

狮子进场
扎腰带的队员
踩着父亲摇得密如骤雨的鼓声
逐一上场亮相，抱拳行礼
拳术，玩棍，舞剑，对打……
村民拍手掌，高呼：好
父亲咬着牙，仿佛用尽全力，扬槌击鼓
点燃这场乡村盛宴

岁月一晃，我已步入中年
回乡过年，舞狮队的人都老了，一班人盘坐在村口
榕树下
那鼓，那狮，早被岁月的尘埃掩埋
父亲半闭着眼，以手臂为鼓槌
时急时缓，如行云流水
敲打冬天的黄昏
其他人也跟着扬臂击空
播响冬日一面辽阔的鼓

父亲走时
我买了面羊皮鼓
学着当年的模样
可双槌落下
如泣如诉

高铁驶过我家门口

□ 陈政宏

半睡半醒间，车速的速度忽然慢了下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到广州了”，整节车厢瞬间热闹起来。我揉了揉酸涩的眼，顾不上伸懒腰，和旁人一样，急忙将脑袋凑到车窗外，想透过这方小小的玻璃，尽可能看清这座城市的模样。

此刻，我正坐在阳春开往广州的高铁里。列车一路风驰电掣，时而钻进幽暗的隧洞，时而掠过飞架的长桥，时而行驶在开阔的平原上。窗外的风景，连成流动的画卷。绿野在大地上铺开，白云在天空舒卷，成片的农田在眼前徐徐展开，错落的村庄点缀其间；行至途中，眼前景致忽而变换，林立的楼群次第出现，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唯一不变的，是铁轨旁的那些电线杆，顺着地势起伏，连成一条望不到尽头的线。

因为前一晚没有休息好，我望着不断向后流淌的景色，阵阵困意袭来，眼皮发沉，竟迷迷糊糊打了个盹。不过合眼再睁眼的工夫，就已经抵达广州了。

这趟旅程，居然还不到一个小时，真快啊！我的思绪尚在窗外的风景画里翩跹，列车就语音提示广州北站到了。这时，往事忽然漫上心头，不由得忆起儿时初见火车、第一次坐上火车的场景。

20世纪90年代，三茂铁路通车，阳春火车站便建在河西迎宾大道的尽头，而配套的铁路幼儿园就坐落在火车站旁，父母特意舍近求远，把我送到那儿读书。依稀记得园里有一栋四层小楼，那便是我们的教学楼，也是午休的地方。

每天吃过午饭，我们便躺在木板床上睡觉。朦朦胧胧间，一阵嘹亮的汽笛声划破午后的宁静。哦，火车来了！我爬上四楼，透过窗户张望：一列绿皮火车带着远方的风尘而来，又咣当咣当地往前驶去。车轮重重碾过铁轨的声响清晰传来，如同磨一把极其锋利的刀，震得大地阵阵发颤；又好像唤醒了一头远古困兽，它在钢轨的桎梏里愤怒地咆哮、冲撞，仿佛拼尽全力想要挣脱这束缚。不一会儿，火车便消失在视野尽头。

那是我初次见到火车的场景。那时的我个头尚矮，望着眼前的铁轨，只觉得看不到尽头。我仰头问幼儿园老师：“这些火车顺着铁轨，能开到哪里去呀？”老师笑着答：“哪儿都能去。”我突然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总觉得这些铁轨、这些火车，能把世间的人、事与情愫，都送往遥远又未知的地方。

从此以后，火车便如一颗滚动的种子，落进我幼小的心田，在懵懂的岁月里生根发芽。它成了通往远方世界的秘密入口，更像一根无形的引线，牵引着我伸出心灵的触角，去触碰那些站名背后，迢迢遥遥的未知天地。六岁那年，我终于坐上了人生第一趟绿皮火车。那是在春节前夕，父母带着我从广州乘车回阳春。天寒料峭，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熙熙攘攘，到处都是赶路返乡的人。我攥紧父母的手，跟着拥挤的队伍慢慢往前走，心里忐忑极了，生怕被人潮给冲散。眼前，旅客的面孔一闪而过，我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更不知要往何处去——我们不过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只有短短的一面之缘。

虽然是始发车，但我还是被浩瀚的人流吓了一跳。戴着大盖帽的男列车员刚把车门打开，旅客们就蜂拥而上，一时间，车厢门口拥挤无比，吆喝声、行李碰撞声混作一片。我被裹挟在人群中，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到座位旁，放好行李并且安顿下来。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人，大包小包挨挨挤挤堆在过道和座位底下，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

终于等到发车了。汽笛长鸣一声，绿皮火车缓缓驶出站台。窗外的

景物慢慢向后退去，站台的灯光，远处的楼房，都渐渐模糊。在空前的拥挤并且弥漫着汗味、烟味、食物味的狭小车厢里，人们把生存的本能发挥到了极致。每个人都想争得一点点立足之地，为了能歇个空子伸展一下酸疼的腿，或是避开身旁庞大的胖子，费尽了心思。如今回想起来，彼时的车厢里，一切性别、年龄、学历、职位，高矮胖瘦的差别，都被这股拥挤的人潮，挤得烟消云散。

我们是深夜才抵达阳春火车站的。走在开阔的站台上，刺骨的寒凉裹着风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打哆嗦。昏黄的灯光映着赶路的人，大家都条件反射般竖起衣领，把自己裹得更紧了。后来，我们是何时坐上的三轮车，又是何时辗转回到家的，因岁月久远，都已记不太清。只记得，我刚进门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累得连澡都没有洗，匆匆换好衣服便倒头大睡了。

现如今，从阳春到广州，不过一个小时的旅程，颇有李白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快意。宽敞明亮的车厢里，柔软的座椅能随意调节角度，久坐也不觉太疲惫；开阔的过道再也不见人挤人的窘迫；恒温空调使车厢里始终是舒适的温度；座椅旁的充电口，随手可及的

饮水区，处处透着贴心，让赶路也成为了一件惬意的事。

更让人感慨的是，对于家乡百姓而言，高铁带来的远不止出行的便捷，它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晨起在街巷里吃一碗猪肠卷，上午就能到广州的市集里闲逛、谈生意；午后在羊城的茶楼里叹几盅点心，傍晚便已回到阳春的家中，和家人围桌吃晚饭。这样的双城生活，放在从前是想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我的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往后的出游计划，下次去见久未谋面的同学，再下次去看惦念无数次的风景……

随着列车稳稳停靠，我起身拎起行李，快步走出站，抬眼望去，能看见广州塔纤细挺拔的身影。在我身后，高铁飞驰在南粤大地上，迈着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脚步，一次次往返奔赴，让远方变得更加接近。我相信，家乡会因为这飞驰的高铁，变得更加美丽繁荣！



佳作欣赏



杨桃 (油画) 曾青柏

石仑渡

□ 林祥悠

民国《阳江志》载：“石仑泉渡，在端陶前。一由石仑郑屋寨达城西，一由石仑庙过第四朗。”日常里，人们常把石仑泉渡简称为石仑渡。

一天上午，我驱车与家人再次来到石仑。当我和父亲站在石仑庙前的渡口上时，父亲说，先前这里还没有修建绿道的时候，石仑庙前便是河滩，走下去就是渡口。生产队时，常有棚户巷里的人家在这里专职撑渡，每天计以工分。凡是本村人过渡，渡资全免，倘若外乡人想要乘船过河，则视河水涨退及凶险的程度，收3至5分钱不等。父亲又说，1978年，他初次到北惯石仑供销社上班，过渡时，就被船家收取5分钱的渡资。后来，为减轻本单位职工的交通负担，石仑供销社与石仑大队订下协议：每月向石仑大队支付3.5元渡资，凡是石仑供销社的职工过渡，则渡资全免，且不限次数。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这包月的渡资也略有调整。

记忆里，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从家里走路去石仑了。记得有一次，母亲生病了，躺在床上很难受，让我走路去石仑告诉父亲。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下子就答应了他。那时我大概读二年级。从村里出来，我沿着河堤走，走到牧湖后，凡是遇到容易迷失的道路，就问走在野地里的大人，认清方向后，又继续走。不久，终于找到了渡口。与等在那里过渡的人一起上了船。船夫问我是谁，我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渡资当然是全免的。当我走进石仑供销社的大门时，父亲吃了一惊。听我说了家里的事情，他立

刻与和我一起从石仑渡乘船返家。后来，我又无数次乘船往返于石仑渡，直到父亲没在石仑供销社上班为止。小孩子总是喜欢玩水的。每次过石仑渡时，我总喜欢坐在船边用手玩着船边快速流动的水。在河面上，手与船一起破浪而行的感觉很让人欢心。记得那时候的水，不论什么季节都很深，总是墨绿墨绿的。

有一年春节，我们一家到郑屋寨我舅家拜年。那时我已工作多年。到我舅家后，听说他家有一条小船系在郑屋寨的渡口，我便要去撑小船。母亲首先答应，并说她年轻的时候常从郑屋寨渡口出发，撑着小船载着山草划到墩运的灰窑去卖。父亲也说，先前，他常用小船把在石仑晒好的稻谷一船船运回北惯。我以为他们都是撑船的高手，于是心里感到有了靠山。一上船，我一拿起船篙，就大着胆子，顺着水流把船撑出很远。沿途风景，大畅人心。殊不知，顺着水流把船撑出去容易，想要撑回来，可就难了。由于是逆水，我怎么也不能把船再撑回去。长长的竹篙一插进水里，就像插进一片永无止境的虚无，似乎才碰到水，竹篙便立时浮了起来，并且，船还在河面上不断打转。换父母亲来撑船，依然不行。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向舅家求救。不多一会儿，舅便撑着另一条小船过来接我们。他站在船尾，两手拿着竹篙，只划三点就把船撑回渡口去了。这渡口，便是县志里所说的“一由石仑郑屋寨达城西”的渡口。

走在石仑渡前的绿道上时，父

亲说，家里那块磨刀石，便是先前在这片河滩上捡拾的。我忽然想起来，当年，吃过晚饭，我常跟着父亲来到这一大片河滩上玩。父亲又说到，河滩上的石头，都是从石仑的山上打下米铺筑围基的。石仑山上的石头很多，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田畔圩中田畔畔，石仑山上石嶙嶙。”又说，当年，墩运的灰窑也是石仑供销社的，灰在窑里烧好后，就请工人一担担挑下船，运到石仑供销社售卖。民国《阳江志》也记载：“墩运渡，过石仑。墩，今作泰。”——民间口语真是非常有趣，虽然在志书的记载里，“墩”至少在民国时已写作“泰”，现在官方又把它变为“太”，但是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一说到“太运”时，母亲依然把“太运”念作墩（的印切）运。——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地间的渡口往来都相当频繁。父亲还说，当年，在石仑渡的旁边建着一座观壳寮，是石仑大队经营的，专门用煤灰把蚬壳烧制成粉，然后卖给农户作肥料浇灌田地。我听了，脑洞不禁一下子大开。在农村，我只知道蚬壳可以用来喂鸡鸭养鸭，没想到还有这功用。

我们又一次回到石仑渡上，站在重新修建的渡口纵目远眺，天蓝云白，野旷楼高，目力所及，一条沿着河边蜿蜒的绿道如长龙般不断向天边延伸，直至消失在视野的末端，只余下来自天边的风吹皱着眼前新、旧两河交汇处的水面。在粼粼的波光里，不时有渔船破浪而来。好一幅晴空下的美丽图景！

情浓礼重“一夜水”

□ 藤壶

在渔港，若说起情浓礼重，莫过于以美味的海产品相赠友人。海产风味荟萃，我却独爱一种鲜美——“一夜水”刀鲤鱼。它是腌制鱼的最高境界：淡口、甘香、鲜美、嫩滑。刀鲤鱼以阳江海区品种长得漂亮。鱼尾巴拖着两条长长的金线，与身上那条粗壮的金线相互呼应，鳞片闪着辉煌，水质如冰如雪，难怪书本称刀鲤鱼为金钱鱼。阳江的刀鲤鱼价格常年坚挺，每逢传统节日，价格就会飞涨，有时一鱼难求！

“一夜水”刀鲤鱼，是渔民最先吃出来的味道！

过去渔民扬帆耕海，海洋捕捞，讲究速度。而渔船航速没有刀鲤鱼游得快，渔民只好手钓诱捕捕获，钓上来的刀鲤鱼被称作“钓口”。“钓口”往往被视作品质上好的鱼，产量小，价格高。渔民就在“钓口”鱼身上做文章，制成“一夜水”这口感绝顶的鱼品。

老渔民告诉我，拖网船（底拖作业）离岸生产，回港路上得“一夜”兼程。结束最后一次手钓作业，扬帆启程回港时，渔民心中总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家人能尝到鲜美的“钓

口”鱼，不枉多日奔波劳苦。如何保鲜“钓口”鱼？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腌制。于是，把“钓口”鱼置于透水的器具上，用粗盐腌埋起来。盐力渗透之下，刀鲤鱼体内的水分都被消除，肉质变得紧致，口感在鲜美的上面叠加了一层甘香；这是“一夜腌制消水”的成果。渔民总结腌制提升过程，给它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一夜水”。

老渔民透露，“一夜水”咸鱼制作的关键，是使用透水的器具腌鱼，若使用不透水的器具，盐力过度，鱼肉会变得像木柴一样难入口，不会有“淡口、甘香、鲜美、嫩滑”的口感。

“一夜水”咸鱼首制使用的是刀鲤鱼，渔民用这个方法制作其他鱼品，得到了同样的美味。后来，渔民便把“一夜水”作为口感标准固定下来，却淡化了它原本就是一种加工方式。

渔民人家谙熟人情世故，知道“一夜水”咸鱼充满诱感力。每逢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常以“一夜水”咸鱼作为礼物相赠，这一习俗在渔乡蔚然成风，收到“一夜水”咸鱼的客人，也觉得情浓礼重！

山月故里格桑花开

□ 朱美英

沐着漠阳江畔的清风，踏入那蓬村，青砖灰瓦的关山月故居在巷陌深处静静伫立。故居旁的田野上，一大片格桑花开得热烈烂漫，那抹鲜活的色彩，如国画大师笔下的景致，绚烂了整个冬天。

走进花田，张眼望去，一丛丛、一簇簇的格桑花，把田野织成流动的锦缎。粉的像霞，白的似雪，红的若焰，风吹过，花海泛起温柔的波浪，每朵花都在摇晃着细小的花盘，像一群踮脚起舞的姑娘。这群阳光下的野丫头啊，不挑水土，从遥远的藏地开到南国，在这个暖冬开得如此泼辣又绚烂。

风掠过枝桠，格桑花在晨光里轻轻摇摆。我蹲下身，轻嗅格桑花的芬芳，清浅的、淡淡的，不浓烈，却妥帖地绕在鼻尖，像身旁人的温

柔低语，像当下时光的软。那一刻，所有关于年龄的焦虑、生活的琐碎，都被这盛大的温柔抚平了。

在藏语中，“格桑”具有“美好时光”或“幸福”寓意，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它代表着那些美好、值得珍惜的时光，让人回忆起过去的快乐和温暖。我们在花田里漫步，阳光穿过花枝，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有人闭眼轻嗅花香，有人俯身与花私语，有人张开双臂作出拥抱风的形状。看着身边伙伴们荡漾着春风般的笑意，我想起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掌心相触的温软，话语流露的慰藉，都是独属于当下的珍贵。没有来日方长的笃定，只有此时此刻的相伴。每一分相处的美好，都是岁月赠予的温柔，藏着生活最本真的幸福。



格桑花开，诗情画意。 周光焱 摄